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後西遊記
第十六回 弄陰風熱心欲死 灑聖血枯骨回春

詩曰：陰能死兮陽能生，陰陽生死豈容情，
百骸不屬原無氣，一竅相通使有聲。
到底妖邪難勝正，從來奇怪不如平，
慢言詭計多機巧，畢竟真修待佛成。

話說媚陰和尚，攝了唐半偈，在窰窰庵逼他殺血生陽，被唐半偈說出許多利害，正在躊躇，忽聽得豬八戒叫喊來討師父，心下想道：「唐半偈之言不差，果然就尋來了。但事已至此，住手不得，待我將陰風陰氣先結果了他，慢慢再來處他不遲。」因開了庵門往外一望，只見豬八戒精赤著身體，手提著釘耙向庵前打來，滿身冷霧寒煙，他俱不怕。媚陰著忙道：「好狠和尚！若容他近庵，這些朽骨牆垣禁他釘耙幾鋤？」遂上前叫道：「豬師兄，這是什麼所在？你卻來尋死！」豬八戒道：「尋死尋死，你九個骷髏頭正好配我九齒釘耙。不要多講，快伸出頭來！」舉耙就鋤。媚陰和尚見來得勇猛，忙劈頭一口陰氣吹來。這陰氣分利害：

冷颼颼，寒滲滲，幽氣結團團，陰風吹陣陣。創人膚不異雪刀，浸入骨直如冰窖。觸一觸，體不動而自搖；蕩一蕩，身不寒而亦噤。絕無磷火生焰，哪有死灰底蔭？從來最慘是孽風，未有如斯之已甚！

豬八戒被媚陰和尚一口陰風劈面吹來，一連打了幾個寒噤；又一口吹來，便立腳不住，只是寒戰；再一口吹來，便冷透心窩，兩手俱僵，連釘耙也提不起，著了忙，只得倒拖著釘耙奔了回來。直奔回二、三里遠，就渾身抖個不住道：「好利害，好利害！真是寒冰地獄！」又奔回二、三里，河神迎著道：「小天蓬要到庵裡去乘涼，為何就回來了？」豬八戒連連搖手道：「寧可熱殺，這個涼乘不得！」一面說，一面分開水路，飛也似奔回東岸。小行者看見，迎著問道：「尋得師父怎麼了？」豬八戒也不答應，將衣服穿上，縮成一團，猶有寒栗之色。小行者又問道：「呆子怎麼這般模樣？」豬八戒縮了半晌，回過氣來方說道：「幾乎凍殺，幾乎凍殺！」小行者道：「胡說！這樣暖天怎麼凍殺？」豬八戒說道：「說與你不信，我尋到水底，只認做水面妖怪，被我一頓釘耙打出個水神來。他說不干他事，是九個骷髏頭變和尚成精。引我到他庵邊去尋，已覺有些陰氣襲人，及被我嚷罵出和尚來，忽被他劈面吹了兩口陰氣，登時就如冰雪沃心，寒噤個不住。不是我跑得快，此時已凍死，不得見你了！」小行者道：「你便跑來了，可知師父如何？」豬八戒道：「我在庵外尚如此寒冷，師父拿在庵中，定是凍死了。」小行者道：「師父元陽充足，凍是凍不死，卻也要作速去救。」豬八戒道：「我身體弱，近又吃了素，又怕冷凍不起。這樣鬼所在，萬萬再去不得！只靠哥哥法力大，或者有本事去救師父。」小行者道：「連一個人怕起鬼來，可是長進的！且將行李、馬匹牽挑到小廟中歇下，你看守著，等我去尋他，看我凍也不凍？」豬八戒道：「哥哥，這個嘴也難說。」小行者牽馬，豬八戒挑行李，同回廟來。

剛到廟前，只見廟中走出一個黑黢黢的和尚來，將小行者與豬八戒估了一估道：「二位莫非東土大唐來往西天求解的師兄麼？」豬八戒聽了，就亂嚷道：「好活鬼！你纔掉經兒騙了我師父去，怎麼又來弄虛頭騙我？」那和尚說道：「你這野和尚忒懶，我與你纔見面，怎騙你師父？就開口罵人！」豬八戒道：「你纔弄陰風吹我，不是我走得快，幾乎冷死了。莫說罵，打死你也是該的。」就掣出釘耙劈頭鋤來。那黑和尚忙取出一柄禪杖來架住道：「野和尚休得無禮！不是我怕你，我看你這釘耙似有些來歷。」小行者因取鐵棒分開道：「不要動手，且問個明白！你是什麼人？怎知我們是東土大唐來的？」那和尚道：「我乃金身羅漢弟子沙彌，奉本師法旨來護持唐半偈聖僧往西天求解。說他有兩個徒弟，今見你二人廝象，故此動問。怎麼這野和尚不管青紅皂白就動起粗來！別人怕你，我沙彌這條禪杖專要除妖捉怪，卻不怕你。」小行者道：「我且問你，這金身羅漢有幾個沙彌？」那沙彌笑道：「我沙彌一人頂天立地，豈容有兩個？」小行者道：「既無兩個，為何早間有一個白寥寥死眉瞪眼睛的和尚，也說是沙彌，將師父騙入水去？」沙彌道：「我不信又有一個。」豬八戒道：「師兄莫要聽他。早間是個白沙彌，如今變做個黑沙彌。他道改頭換面，人認他不得，須瞞我不過，我卻認得。你變來變去，無非是九個骷髏頭。」沙彌聽見說出九個骷髏頭，吃驚道：「莫非媚陰和尚去走了叉路？」因問道：「這幾個骷髏頭，師兄何以得知？」豬八戒道：「現今將我師父攝在窰窰庵，怎麼不知？」沙彌道：「唐師父有二位師兄護持，怎麼得落他手？」小行者道：「他也似你一般，說是金身羅漢遣來隨侍的。沙彌又說會御風行水，頃刻可渡此河。老師父西行心急，信以為然。他又將一個舊蒲團拋在水中作筏，請老師父上去西行。行到河中，我見不是光景，慌忙趕去，早已被他攝入河中矣！」沙彌聽了大怒道：「這尸靈怎敢假我名號哄騙聖僧？罪不容於死矣！」豬八戒道：「師兄莫要聽他！你既是真沙彌，奉沙師叔法旨來護持唐師父，就該在此等候，卻走到哪裡去了？卻叫這骷髏頭來假名托姓騙我師父。」沙彌道：「師兄駁得極是，連我一時昏也被他騙了。」小行者道：「你怎麼被他騙？」沙彌道：「這九個骷髏頭原是我本師項下之珠，自渡了唐佛師西去，有功佛門，又修了這一、二百年，故成了人形。昨日，因探知我奉本師法旨來護持唐師父西行，他就起了個邪念，騙我道：『當日渡唐佛師西去雖是他九個骷髏，卻賴觀世音菩薩一個葫蘆，方能共濟，須去求來，方不誤事。』我信以為真，去請師命，不期唐師父與二位師兄恰恰走來，他就不懷好意，竟假充沙彌，又犯此該死之罪。」豬八戒道：「罪不罪，死不死，且慢論，只恐怕師父此時已凍得嗚呼了！」小行者道：「你若果是真沙彌，不干你事；你可看好行李、馬匹，等我去救出師父來再做道理。」沙彌道：「我奉本師之命來渡唐師父過河，今失陷唐師父，皆我之罪。二位師兄不須費力，等我去拿這死尸，叫他送還唐師父上岸，聽憑二位師兄發落。」豬八戒道：「你若果拿得那和尚，救得我師父，我方信你是真沙彌。」沙彌道：「這不難，這不難！」遂在袖中取出一幅金身羅漢的小像來，走到水邊一照，不一時只見一道金光，如烈火一般直射入水底，將窰窰庵的陰氣忽然銷鏽殆盡。媚陰和尚幾乎身體俱裂，只得伏在唐半偈膝前連連叩頭道：「老師父救命！」唐半偈問道：「你方纔還倚強要殺我，怎麼如今又求我救命？」媚陰和尚道：「事到如今，瞞不得老師父了。起先因真沙彌回去，故得假冒沙彌哄騙老師父。今真沙彌尋將來，知道此事，放真火燒我，我一個枯骨怎禁當得起？故求老師父庇佑。」唐半偈道：「真火燒你，我怎生救得？」媚陰和尚道：「老師父聖水充足，真火雖烈，不敢相犯。若肯容我躲在老師父座下，便可救命矣。」唐半偈道：「我身邊既可躲，我自救你；只是我身墮重淵，你也要思量送我出去。」媚陰和尚道：「送老師父出去不難，只怕送出去，二位高徒不肯饒我。雖我枯骨仍做了枯骨，原也不失本來面目。只可惜苦修了這一、二百年，已得成形，又自墮落為可悲耳！」唐半偈道：「你快皈依，送我出去，我自救你，不消畏懼。」媚陰和尚聽了歡喜道：「聖僧慈悲，決不誤我。」因負著唐半偈從金光影裡直奔上東岸來。

小行者與豬八戒迎著道：「好了，師父出來了！那妖和尚也出來了！」沙彌方收了小像上前拜見道：「弟子沙彌，奉本師命來隨侍師父，因被這廝愚了，回請師命。不料這廝陡生邪念，轉將師父陷入河中，罪惡深重，萬死無辭。今放佛光燒死他，情理當然，怎麼師父轉又庇護他？」唐半偈道：「我佛慈悲！我非庇護他，為佛廣慈悲也！況萬劫難修，一敗塗地，豈可不開自新之路？」沙彌道：「老師父如此慈悲，只是造化了這孽障！還不快過來謝了師父。」豬八戒道：「我受了他的冷氣，幾乎凍死！師父雖慈悲他，我卻饒他不過！」唐半偈道：「徒弟呀，他一枯骨也不容易修至此，豈可因你一凍便壞他前程？」豬八戒道：「師父雖念他的前程，他卻不念師父的前程。」唐半偈道：「他不念我，正是他的前程；我念他，卻是我的前程；你須於二者之中尋你的前程，怎麼捨己從人效起尤來？」豬八戒聽了方不敢再言。媚陰和尚伏在唐半偈膝前只是磕頭。沙彌道：「孽障不要假小心，快現原身結作法船，渡師父過去！」媚陰和尚不敢違拗，因跳在水上，一陣風，仍變做九個骷髏頭，周圍結作一只大法船。沙彌又持禪杖壁立直豎在中間，掛起金身羅漢小像來，就是桅篷一般，請唐長老上船。小行者與豬八戒忙到小廟中牽馬挑擔，同上法船。正值微微東風，波浪不生，師徒四人穩渡中流，不消一個時辰，早已高登西岸。師徒們大喜，沙彌因收了禪杖、小像，那骷髏筏子仍舊變了媚陰和尚，並無一毫傷損。唐半偈因說道：「今日渡此流沙，雖感沙羅漢佛恩遣沙彌護持之力，卻也虧媚陰現身作筏渡載眾人，

其功實也不小。且你既造罪招愆，要我熱血生陽、生血。我雖不能殺身為你，卻也辜負你來意不得。」媚陰和尚忙跪在膝前說道：「罪人該死！已蒙老師父慈悲不究，保全枯骨，已出萬幸，怎敢復生他想？」唐半偈道：「妄想固自招愆，真修從來不昧。我如今不究你的妄想，但念你的真修。」因用左手撫摸他的光頂，卻將右手無名指一口咬破，瀝出幾點血來，灑在他頂門中間。祝頌道：

莖草能成體，蓮花善結胎。

願將一滴血，充滿百肢骸。

唐半偈祝罷，媚陰和尚只覺頂門中一道熱氣，直貫至丹田。一霎時，散入四肢百骸，忽然滿面陽和，通身血色。喜得他手舞足蹈，只是磕頭道：「多感聖師骨肉洪恩，真萬劫不能補報。」唐半偈也自歡喜道：「成身易，修心難，不可再甘墮落。去吧！」媚陰和尚領命，再三拜謝，又拜謝了小行者三人，然後一陣風飛入河中去了。

唐半偈方問沙彌道：「沙羅漢遣你來，還是護我渡河的？還是保我直到西天？」沙彌道：「本師因求經功行未完，故遣弟子拜在師父法座下，直隨兩位師兄到靈山見我佛，求得真解回來，方可補完從前功行。」唐半偈大喜道：「昔年唐玄奘佛師西行，全仗三個徒弟護持。我受唐天子欽命以來，已拚只身獨往。不期未出長安，蒙佛師指點，收了孫履真，又得履真討了龍馬，一師一徒已出萬幸；何意五行餘氣山淨壇後人豬守拙又奉佛教來歸？今又蒙沙羅漢遣侍者沙彌相從，儼然與玄奘佛師規模相似。此雖是四位尊者願力洪深，卻也是我大顛一時遭際，佛恩不淺也！吾誓當努力西行，以完勝果。」小行者道：「來路各別，雖若遭際，若論道理，實是自然。」唐半偈道：「怎見得自然？」小行者道：「譬如，自有一身，自有一心，一手一足，配合成功，豈非自然？」唐半偈連連點頭道：「你也論得是。」因又問沙彌道：「你曾有法名麼？」沙彌道：「弟子已叫做沙彌了，哪有什麼法名。」唐半偈道：「你大師兄法名孫履真，二師兄法名豬守拙，你既沒有法名，我也與你起一個，叫個沙致和吧。」沙彌聽了大喜道：「好好好！我一生最怕與人拗氣，謝師父教誨。」又拜了四拜。小行者道：「致和雖好，也要和而不流。」豬一戒道：「流沙河已過，再流些什麼？」唐半偈道：「休得野狐禪！各奔前程去吧。」小行者遂牽馬請師父騎了。豬一戒收拾行李，沙彌忙說道：「這行李該我挑了。」豬一戒道：「怎好叫你獨挑！我與你分做兩擔何如？」沙彌道：「聽憑師兄。」小行者道：「分開零星難照管，莫若輪流替換挑挑吧。」豬一戒道：「依你依你！今日就是我挑起。」小行者將唐半偈的馬領上大路，師徒四人歡喜而行。正是：

古佛終年遠，真修何日成？

師徒求妙解，依舊又前行。

此時正值春夏之交，一路上綠暗紅稀，甚有景致。師徒們或談些佛法，或論些往事，不知不覺又行了許多程途。忽一日，黛煙扑面，嵐氣蒸人，一座高山阻路。怎見得？但見：

煙雲繞地，峰巒接天。煙雲繞地，度一度不知幾千百里；峰巒接天，量一量足有億萬丈高。岡陵遠樹木牽連，洞壑深猿猴出沒。峭石排牙開合處，勢欲吞人；陡崖斷壁隔別中，形難過鳥。嶺上雲化作游龍，竟由腳下飛去；洞中水濺成細雨，直從頭上噴來。左一彎，右一曲，道路難窮；前千尋，後萬丈，階梯不盡。不見樵人，已知山有虎；難逢採藥，自是地無仙。日照黛煙，濃過瘴氣；雲凝岩雪，冷作陰風。慘霧騰騰，一望去只覺多凶；愁雲靄靄，行將來定然少吉。

唐半偈在馬上看見前山險峻，因說道：「一路來高山雖有，不似這山陡峻。徒弟呵，你們須當小心，不可大膽！」小行者道：「小心也要過去，大膽也要過去，信著腳走便罷，小心些什麼？」唐半偈道：「不是故要小心，只恐怕山中有甚妖魔！」小行者道：「有妖魔也要過去，沒妖魔也要過去，管他有無做甚？師父只管大著膽跟我來。」因取出金箍鐵棒，吆吆喝喝在前領路。唐半偈見小行者慷慨前行，□分歡喜，也自策馬而進。真是：

一心猛勇，百體追隨。

卻說這山叫做解脫山。山中果有一個妖怪，自稱解脫大王。在山中聚集了千餘小妖，逢人殺人，逢獸殺獸。將山前山後的人與山上山下的獸，幾幾乎都殺盡了，故山中絕無人聲。雖四山口也有許多巡山的妖精各處巡綽，卻常常無事，都只在草坡上或是睡覺，或是頑耍。這日，因小行者使棒過山，吆吆喝喝，被巡山小妖聽見，道：「這又是奇事了！甚人敢如此大膽？」因走上山頭樹裡張看。見他師徒四眾欣然前往，又見小行者提一條鐵棒在前邊開路。眾小妖駭怕，不敢輕易出來，只得跑回山洞報與解脫大王道：「巡東山口小妖稟事。」解脫大王道：「稟甚事？」小妖道：「稟奇事。」解脫大王道：「稟甚麼奇事？」小妖道：「自從大王逢人便殺，這山中並無一人敢走，就是不得已要走，也是或五更或半夜悄悄偷走。今日不知是哪裡來的四個和尚，竟吆吆喝喝過山，豈不是奇事！小的們看見，特來報知大王。」解脫大王聽了道：「果是奇事！但既只得四個和尚，你們許多人，何不去拿了他來見我！又空身來報我做甚？」小妖道：「若是拿得來，自然拿來了。因為看他光景有些難拿，故來報知大王。」解脫大王道：「那四個和尚如何形狀，怎見得難拿？」小妖道：「四個和尚：一個騎馬的，生得白白淨淨好個儀表，若要拿他，我看他忠厚老實，也還容易；一個長嘴大耳的，生得面似豬形，挑著擔行李，搖頭擺腦的走路；又一個黑黢黢晦氣臉，拿著一條禪杖，跟定馬走。這兩個生得□分凶惡，不象個肯輕易與人拿的；還有一個雷公嘴的和尚，更覺利害，使一條鐵棒在前邊開路，口裡吆吆喝喝的，要尋人廝打。他那條鐵棒長又長，粗又粗，也不知有多少斤重，他拿著使得颼颼風響，躲著他還是造化，誰敢去拿他！」解脫大王聽了大怒道：「咄！胡說。我這解脫山有三□六坑，七□二塹，任是神仙也不敢走！什麼和尚如此大膽？都是你們這些沒用的奴纔輕事重報。誰敢與我去拿這四個和尚來？」說不了，只見眾妖中閃出一個妖精來，連聲應道：「我去拿來，我去拿來！」正是：

蛇思吞象，螳欲當車。

不知這妖怪是誰，果能拿得四個和尚否，且聽下回分解。